

问题：邪教和宗教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以下几个特征可以精准的界定邪教，或者更宽泛的说，这几条标准能精确的界定意识形态的正邪属性。无论何时，你要判断一件事情是正是邪，都可以依赖下述原则。

1) 邪教的核心是神秘，宗教的核心是奥秘。一切有利于神秘的，都是邪教喜欢的，一切不利神秘的，都是邪教憎恶的。

神秘主义在规模上是日趋膨胀的。一个单独的邪教派，经过几代传承“开发”，就会如发酵的面团一样，发展出浩如烟海的、谁也不能尽通、互相割裂的秘术、法式。他们总是误以为多就是强，“知识”的体积就象征着本派的繁荣。

奥秘则像一块璞玉，正教永远相信它可以被雕琢得更深、更小、而更精粹。奥秘在规模上是在不断缩小的，会不断的抛弃被发觉为不必要的部分。随其缩小，它所剩下的部分就越发闪耀。

同样持守着人力终究无法完全证实和证伪的信念，邪教是在堆砌它，把它吹大，以其庞大为乐，正教则在砥砺它，将它磨小，以其庞大为苦。

正教对自己所信的东西有绝对的信心，相信越是渊博者才越能接近奥秘的核心，修行是一个渊博化的过程。

自信与造物主同在，自然从不担心新查知的真理会摧毁自己的信仰，因此任何确实的真理都只会将原来不够精纯的杂质去除，留下更纯更澄清的新的完全的信仰。这过程唯恐其不够快、不够深。为达这个目的，理所当然应该尽可能引入一切内外资源对自己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做最苛刻和猛烈的拷问。

真理恒高于权势。

而担忧“尽情追求真理会导致自己失去权势”，就是邪性无可辩驳的特征。

所有的历史都在表明，上帝（或曰“自然”“天道”）是凭教会（或者更宽泛的说，一切组织）追求真理的坦然性而衡量该授予它多少权柄。无论源流如何、曾有的规模如何，出于势力的考量而抛弃对真理的追求，它的权柄就理应而且确会被剥夺，冠冕就理应且的确会被摘除。

与正教相反，邪教事实上对自己的信仰没有信心。所以他们总是尝试避免“过多的知识”。

这导致他们总是本能的把“异端”的红线上移到头顶，弄得“举世皆异端”。在这一点上，正教则更讲求大公合一，总是将异端的红线下移到脚踝下，若非经再三努力实在不能接受，不轻易将不同的意见视为异端。

去查看教义审查的节奏就看得出来。邪教判异端则总是杀伐果断，宁杀错不放过，轻咳嗽都是罪过，短短数月百万人头落地；正教异端审查往往以年计甚至数十年计，隔若干年还常常懊悔当初未必该杀。

于是，在逻辑上自然地，邪教的观念总是因为缺少自我批判而容易滋生却难以清理，所以会像吹气球一样膨胀起来。

2) 邪教不接受“离弃又悔改”。

邪教的教规往往会弃绝退教行为，约定“若退教便永不再接纳”的，必为邪教。

真正的宗教，一定不是帮派，而是一种基于信仰的共同体。这很像某种学术组织。认同此志者，则不可不为同志。无论他是否曾经离弃过这条道路，也无论他与教派自身如何恩怨情仇，只要这人的确认同这个意识形态，就不可以将拥有这意识形态的人拒绝在外、视为外人。

这种组织伦理，与帮派的价值观显然绝不兼容。

帮派若不严厉惩戒背叛者就要面临巨大的生存困难。对叛而复归、归而复叛的反复无常者必须加以绝对的严惩并坚定的弃绝，否则无法震慑有叛逃意念的不坚定者。这是决不能接受的。对这点没有断然的态度帮派必然灭亡。

但对教派这种组织，这逻辑却完全不同。人当然可以不信，也可以不信后再信，信后又再不信，不信后又再信。如果确为正教，就知道这种信仰的软弱和摇摆实为信仰生命的常态。如果不接纳这种行为，则一开始就不成其为教派。

帮派生存单靠势力，必须依靠“叛徒管理制度”来维持生存，于是正教恰恰可以靠着完全不设“叛徒管理制度”却能存活的事实来与帮派自然区别。“我完全不惩戒叛徒，我却活着”，这本身就意味着我不是纵容叛徒就活不下去的东西。这就是上天加在正教身上的印记，是正教所受的膏。

邪教的本质就是帮派。是一群靠意识形态捏合在一起，其真实目的却只在“夺宝获美”的求存者。“替天行道”也罢、“盗亦有道”也罢，只是防御打击、增强实力的技巧。但他们再伪装也罢，一条分明不容背叛的帮规是他们绝对不敢放弃的东西。

因此只要教规里没有规定“弃教自由且不得拒绝回归者”，则必为邪教。甚至只要有任何“永不复录”的条款，都可以视为广义邪教。——因为正教必然明白和接受自己根本没有这个立场去制订任何这类条款。

3) 正教刻苦自己的信众而服务世界，邪教刻苦世界而服务自己的信徒。

无论是何组织，加入者需要牺牲自我而有利于未加入者的，为正向。加入者有权牺牲外人（甚至鼓励牺牲外人）而有利自身的，为邪向。

一个教派是否因为教派的存在而使得教徒们自己活得更好是无需考量的问题。一个教派是否因其存在而使未入教者减轻了生存的压力，才是考量的关键。

仅能使自己人活得更轻松，教派越大、外人则活得越困难，则这个教派必为邪教。一个教派越大，非教徒越难得医治、得温饱、得安全，这个教派必为邪教。

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可以看得更鲜明——假设一个教派大行其道，全世界除了最后一人之外已经全部归信，那么这最后一个未信者是感到极度恐惧且匮乏，还是仍然生活自如甚至极端优越？如是前者，则此教派为邪教，是后者，则为正教。

这最后一个非信徒的归信，必须不能因其有任何物质与精神的不得已。

哪个宗教扪心自问合得了这条，哪个宗教就堂堂正正可自我期许。反之如何，不言自明。

4) 邪教向死，正教向生。

正教禁绝自杀、(包括变相自杀，譬如消极生活)，一定会有明文的关于禁止以任何理由自杀的禁令。正教的关注中心是如何好好的活，研究的是如何能尽可能好的活，邪教研究的则是如何才能完美的死。教条与人的生存抵触，正教往往催生教义的新解释，而邪教则一贯选择谴责“不舍生取义的软弱”，逼死“不够虔诚”者。

5) 正教倾向尽可能接受世俗政府的管理，邪教倾向尽可能不接受世俗政府管理。一字之差，云泥之判。但这问题过于微妙，涉及到复杂的政治哲学问题和伦理问题。略举一条——尽力接受管理的，未必看起来比其实尽力不接受管理的更配合管理。这两者并不能简单的从管理的实际依从度区分。

6) 正教有美的成果，邪教则天然廉价而丑恶。

正教往往拥有与其思想成就相配的美学成就。虔诚的信仰是持久稳定的细致努力的坚实保障，是饱满的感情的无穷源泉，是驾驭激情的最有力的辅助，也是无限精益求精的最强驱动。心有激情、又能控制、且能旷日持久、心无旁骛的精益求精，这是美的三要件。邪教的激情无法受控、不能抵抗时间的拷问、有“立见成效”的病态追求，在美的构建上总是留下明显的灾难性结果，掩饰不住的拙劣狰狞。对比一下拜上帝会和梵蒂冈就知道差别在哪里。

其实可以列举的两极差异还多得很，对熟知信仰问题的人，这个问题很容易判别。但即使就这几条判据，已经足够把鲜明的邪教清晰的分别出来了。这几条之所以要害，是因为这几条邪教无法

伪装。它们哪怕只是伪装一下，都会导致自身的分裂和崩溃。因此它们就算是明知别人会拿这几条来鉴别它们，它们也没法躲避。

但是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意识形态邪与不邪，其实并不完全看它是否有邪气。因为这邪气说穿了来自人类自身固有的软弱、恐惧和贪婪。无论多么高尚的组织，在面对迫害与牺牲的时候都感到痛苦，都会想回避，都会想拥有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更广的影响，都会想有更大的规模，更多的成员，都会想有更长的寿命。而正教的信条，如果真正纯粹，几乎都是把自己的命运安排全然听天由命的。别的不说，就说那个“不可惩罚‘叛徒’、也不能拒绝回归者”有几个组织能咬牙坚持做到？由人组成而不是由完全的圣徒组成的组织，没有能完全做到上面这些要求的——哪怕它们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正邪之分并不首要的在于它们有没有邪气，甚至也不在于它们有多少邪气，也不在于它们是否曾经“罪恶滔天”，而在于它们是否在乎。明白正邪之分，能忏悔己过，能承认自己也有做错的事，能承认自己无时无刻不有尚未除尽的邪恶，才是正教最大的正气。

努力与自身的邪恶作斗争，而不是利用邪恶作剑与盾去谋求霸业，这才是正教的根本特征。

编辑于 2023-02-11

<https://www.zhihu.com/answer/523130387>

---

评论区：

Q: 说到帮派，想起了自己的前单位。的确是这样的，对反复无常者是不可饶恕的，必须彻底地摧毁其意志。而且那里的领袖擅长激发人心中的恶来管理下属。感觉这种养蛊模式下，剩下的不是蛊王，就是软弱的人

A: 这种企业一般赚的不是客户的钱，而是员工的钱

---

Q: 那么按着你说的“不接受离弃”分辨邪教的观念，《圣经》当中充斥着:离弃我就是离弃生命，背叛我将受到上帝的惩罚。名字不记在生命册上就要进火湖的观念，那应该属于邪教的观念吧

A: 这跟基督教的观念是两回事。

Q: 意思就是《圣经》和基督教是两回事，共产主义宣言和共产党是两回事对吧。

A: 圣经是基督教的触发物和关键道具。但上帝才是基督教的核心。

B: 我的理解是: god 与 religion 无关，圣经是基督教存在和发展的道具。但是基督教并不代表 god，只能说是一种对于 god 的解读方式。这种解读方式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请问是否有误解? 被迫打码，请谅解

A: 不算错

---

Q: 看到这一篇时，内心有震撼，因为这里很多理念都是跟我曾参加的一个群体理念吻合，也是因为如此我心头一热用全部身家加入，但最后我被以不适合为由踢出来了，身心抑郁三年。我冷眼旁观过，亲身体验过，逐渐相信过，为跟不上害怕过，为做不到自责过，为被驱逐伤心过，恨过，至今刚回归一个心态平稳的普通人状态。此刻，我的确想要知道，这真的不是一个邪教吗?

对比六条：

一，它坚信大道相通，但传者没有办法传，它不在语言中，用了文字就会产生解读之差。也因此反对任何秘术或技巧，认为那是不应讨论部分；不录音录像，不著文字，不出书，不募捐，不设道场，团队越来越小，逐步淘汰不适格者。

但它同时反对追随者去关注世间其他文字书籍，认为所知是障碍，要保持清醒就不去接触他人理论。自我批判是内部风气，理论上我以外的他人皆不可能犯错，他们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批判的矛头只能自指不可向外。

二，除非犯下杀人类罪行，否则均属于可加入者。但参与者如有言行不慎再三者，开除。可再加入者有，不让再加入者也有。其间看的是本人是否够孤注一掷再无二心且肯改正自己。所以有些被开除者是用反复不断忏悔和苦肉计能回来的。

三，参与者无一分收入，全部承担自身所需一切，有余力的承担公共活动所需开支，完全自愿，组织得如同一家人，没人为此有想法，更不会有人想从中谋利。生活清苦，简单，环保。但所到处一切均整洁，妥帖，完璧归赵。所有行为都是无偿给予，物品是自己手工制作。没有附加条件，没有传教，没有收费或收礼的可能。

四，没有关于自杀的禁令，也没有关于活的追求，让人渐渐丧失对世间价值的追求，破除所有的目的性，不接受任何交换条件。

五，接受政府管理，却又从内心觉得自己比政府管理得好太多。的确高效能运转，且让人可以奉献一切，如同不可能的永动机。但也说过。如果不是真正相信者，最终不过是被利用者，会被燃烧殆尽然后扔掉。

六，有美的成果，有开阔参与者的艺术素养，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能力极限，不拘一格，鼓励创新。同时也让每个人每一分钟都在节奏中，没可能去想其他事情。

另外，这个团体有超高的标准，细节到说话语气，办事周到，行住坐卧，清洁卫生到每一个角落，禁止赚钱，禁止同时参与金融活动，禁止任何对团体的言论无论正面反面。正是如此，在此我不能说明自己参与了什么。如有，已是背叛。

我尊重创始人的奉献与牺牲，佩服他的智慧且那不是出自书本教条，但我始终没能做到绝对信仰。我爱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可以如此没有阶级观念的平等，让我可以尽情发挥自己能力做出贡献，但最后我榨干了自己也不懂我到底错在哪里，在干瘪的过程中，我渐渐没有了兴奋，越来越汗颜，无语，沉默，逃避，绝望，自责，如同袋子里的老鼠，最后窒息前被扔了出去。

这到底是什么？

A: 赌上全副身家？

感觉你这描述里的这个组织没有要求你舍弃全副身家啊？

有强制捐款要求？

Q: 没有要求，甚至要求我们每个人来之前必须确保没有任何后患。参加之后各种活动在全世界或者国内行走，机票远超吃住花销，每个人必须自己承担。如果家人严重反对，会被要求离开，为此和家人软磨硬泡争取时间。我们参与者有些是怀着对世界的疑惑想要一个解答的，有些是看到创始人人格魅力想要追随的，有些是想要找到法门从此能掌握其他所有人的，我是想要依附一个美好善良没有人性恶的团体，付出我一切换一个安心未来的社会败犬。我们都是有着私心而来，最后也因私心得不到满足而去。我们以为会得到什么，最后是失去到自己承受极限。对我来说，这就是一场最大的赌，为此，我的确逐步辞职，远离家人，删除好友，疏远了一切社会关系。但一切有言在先，这是我违背了条件本来不具备却强行跟进去的后果。可以说这一切都被预告过。但也被告知过，没有所求不会有人参与，但有所求不会有人得到，这中间需要我们跟随节奏做个彻底抛弃一切私心的决定。

A: 对方如果没有用什么暴力手段或者假合同的话，没什么问题。

单纯“提倡不读别的书”，没有禁止性规定和实际惩罚措施的话，那只是一种呼吁。学校老师们也经常说“别看闲书”，甚至还更进一步——会收缴和惩罚。

在“价值中立，仅从行为模式来判断区别”的原则下看，他们这做法不能说有啥大问题。

换一个说法——正教既然排斥自杀，就会反对人在经济生活上故意走不可持续的安排。

不过鼓励简朴使得对高收入的依赖降低本身也属于一种可持续的经济生活。

但肯定不会鼓励你走向入不敷出然后被贫穷而死。

Q: 原来如此，进一步我就知道自己表达不清在哪里了。没有任何暴力手段，但有惩罚。有人看关于生死的宗教文章，被举报，然后被当众问清，开除。后因被开除者表现得驯服知罪，又被追回并当众承诺再也不看了。在这个团体，所谓惩罚措施就是让你在此无事可做，最严厉等级就是让你离开。可奇妙的是，进去之后，没人再愿意无所事事有一点轻松，更不愿离开。仿佛反方向的向心力。

A: “开除”有特殊性，其实不能算惩罚……

虽然感情上会觉得很受伤，但是单独开除本身只能算处理手段，并不能算惩罚。

就像员工犯事了，关起来、殴打、或者用未经对方同意的规则来罚款这些都是不可以的，但是开除总是可以的。

Q: 这的确是我遇到的最难一个挑战，因为我真的只是一个平民出身且没有婚姻积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的。也明知断绝收入会陷入困境，可比我更没钱的人也在里面。因为创始人就是多年身无分文，他家财散尽家人离心，最后因为所做毫无私心，渐渐有人跟随，他吃住从无要求，有地板睡有食物饱腹即可，也因此他常年没有收入也存在下来，并坚信人可以不靠钱生活。我们中间有些人病了，会有其他人负责出钱出力照顾，我钱用光之后，实在不能再要父母的钱，也被统一安排开支了一段时间，但被一直多数人视为耻辱，说没人真的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是真的没办法了，也自责够了，且发现团体中有人故意欺压排挤我，在这个不允许闹矛盾，不鼓励告状，不支持依靠他人同情解决问题的时空，我彻底陷入了绝境，因为害怕抗争会导致被开除。我始终不懂为何那样的人会存在于那个团体，可对方的确很有办事能力且是元老，行事却完全如同公司小高层各种手段打压拉扯偏袒徇私。我没能靠自身的顽强硬气战胜对方，而是被彻底 PUA 了，这是我在该团体最大一个遗憾和怨念。也让我彻底死心，不相信人和人之间真的可以彻底无私奉献胸怀无间。我最终也只是遇到跟世间我没解决的同样的问题。

A: 这里有个悖论——一个如此有能力的团体，为什么没有有竞争力的正当的劳动收入？以至于所有成员都要受穷？

Q: 是的，从一开始就坚持拒绝跟钱有关的一切，可一切都是我们花钱完成的。因为我们中有人有强大的经济能力，所以反而越办越高档。只是一切都会有尽头，没有用不完的金库，除非有新的加入者是大富豪，可创始人表示他绝不会因为对方有钱就放宽条件减轻要求。剩下的人大部分是经济能力强的，极少数是身无分文的。钱这一关，我过不了。

A: 哦。

那没办法了。

其实他们这个基本只能是富人俱乐部。

这个不好说正邪，不过一个组织最好有点土特产什么的产品。

Q: 全世界已经送了上万个无法复制的手工品。

嗯，没有任何身体伤害，只是内心被压力弄得很复杂。有人因为不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出了点小事故，还是只有他本人受伤，也被开除了。

这么说的话，我这样的人只不过是还不能给人示范的洗脑失败者，陪着某些人达到某些目的途中的消耗品而已。

A: 这样说并不妥当。

以后注意不要轻视自己的财务安全就好。

虽然我估计不太同意他们的做法，但这其实还不算是很离谱的那种。

---

Q: 那现在正教可能不多了[思考]我是说人数，毕竟韩国一堆邪教也声称信上帝

A: 正教一个顶起码一亿邪教。

因为邪教是互相抵消的。

---

Q: 我唯一的一点疑问在于自杀方面，不知答主是否认为存在某种迫使人不得不自杀的极端绝境，或者自杀有益于某种公共利益/ta 人安全的情况？我可能更能理解“正教绝不鼓励自杀”，但是“禁绝”、“禁止以任何理由自杀”，是否可能剥夺 ta 们最后一丝寻求自由/维护尊严的权利呢？

A: 牺牲不叫自杀

---

更新于 2023/4/11